

南

中国开放世界大写

陈绍伟、郭仲强著

真



广州出版社

南中国开放世界大写真

陈绍伟
郭仲强 著

广州出版社

粤新登字 16 号

责 任 编 辑 赵辛予 杨向群

封面设计插图 马志江

南中国开放世界大写真

陈绍伟 郭仲强

广州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东风中路 503 号 7 楼)

广东省花都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9.2 印张 19.1 万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592-039-7/I·14

定价:6.80 元

目 录

陈绍伟

闽广东	(1)
广东,敞开大海般的胸怀	(2)
挥戈南下的抉择	(6)
崇高的“开荒牛”	(11)
到 CHINA (中国)打工	(18)
不如归去	(20)
“闽广东”启示录	(24)
南中国保姆潮	(27)
时代为她们正名	(28)
民工中的上等工	(29)
一则招工广告	(32)
保姆致富村	(36)
广州的“皇后像广场”一景	(38)

保姆裂变	(41)
面对保姆潮的思考	(44)
南北大联婚	(45)
历史的船儿掉了头	(45)
海轮上的喜糖	(48)
爱神在召唤	(52)
“怪村”的喜剧	(59)
在“南北大联婚”的另一面	(62)
并不是尾声	(67)
都市里的村庄玩世一族	(68)
都市里的村庄	(68)
玩世一族	(70)
可怜天下教师心	(79)
走出怪圈	(86)
再寻蜜月	(90)
爱神,你在哪里	(90)
教我如何不想她	(94)
潇洒爱一回	(97)
情满人间	(102)
老人产业	(107)

洋行里的白领丽人·····	(117)
我要奔放·····	(118)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	(122)
宁愿奋斗百千次·····	(125)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130)
几多艰苦今天我默默接受·····	(133)

郭仲强

苦果

——法盲导致的悲剧·····	(137)
刀光剑影硝烟弥漫·····	(138)
民工潮带来的忧虑·····	(139)
原告和被告的错位·····	(141)
“捉奸拿双”的悲剧·····	(142)
愚蠢的验证·····	(146)
农夫和蛇的故事·····	(150)
哑巴吃黄连·····	(152)
弱者呼唤法律·····	(155)
重刑囚犯的抉择·····	(159)
在人生的第二个十字路口·····	(160)
触法者必然的下场·····	(176)

道是无情却有情.....	(178)
路还是靠自己走的.....	(191)

洋媳妇的悲喜剧

——涉外婚姻变奏曲.....	(194)
情为何物?	(195)
她来自金三角.....	(198)
“三级跳”的老板娘.....	(201)
将错就错.....	(205)
命运乖舛的女人.....	(209)
她需要一个撑门面的.....	(212)
没有恨哪有爱.....	(215)
大约在冬季.....	(218)

容易受伤的女人

——羊城单身女贵族心态录.....	(225)
除却巫山不是云.....	(226)
把爱情转入地下.....	(228)
痛苦的抉择.....	(229)
她对所有的男人不放心.....	(231)
我不需要同情.....	(234)
她不愿当跳板.....	(236)
爱的移位.....	(239)
不知疲倦的小鸟.....	(241)

留下的半个世界

——黑市夫人”探秘录	(244)
花开花落	(244)
万事发卡令她目眩	(251)
同林鸟	(255)
回头是岸	(259)
“放火的”和“点灯的”	(264)
各花入各眼	(268)
“曲线救国”	(272)
契爷和契女	(278)
路漫漫其修远兮	(282)
“九七”以后呢?	(286)

陈绍伟：

闯 广 东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总会有一些令人神往的地域。

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京都成了读书人的殿堂。“进京考试”是很诱人的。

在旧中国，“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又成鱼龙混杂的地方。

而延安，则是当时进步青年心中的明灯。他们爬山涉水，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宝塔山下。

建国后，在文化被“革命”的变态年月，人们怀揣“红宝书”，像潮水般涌向天南地北“大串连”！

在 80 年代，地域吸引力的坐标再次起了变化。

“要想富，到广东！”

人们心中的天平，向南方倾斜。

在广东的外来民工，至少有二三百万；如果把在公司、企业、科研部门、院校任职的外省人加在一起，那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 80 年代方兴未艾的大移民，是历史的壮举。它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

这浩浩荡荡、心甘情愿的向南转移，演出了一出时代的活剧。

广东，敞开大海般的胸怀

广东南临南海，相隔不远就是太平洋。海风徐徐吹来，形成南方人的宽容性格。

南方人的目光注视着远方。

尽管广州也有悠久的历史，但不像老北京人那样爱唱老调。

尽管广州也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口岸，但不像老上海人那样一度以“大上海”自居……

这一片“南蛮之地”，是靠本土人和外来人共同开发

的。绵延的五岭山脉也好，浩瀚的南海也好，隔不开“老广”的“海外关系”，挡不了与内地的联系。

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在引进外地人才方面先声夺人。当时人们为它捏了一把汗，后来传为美谈。

我是在 1985 年首次到白云山制药厂采访的。那时，白云山制药厂才小有名气，但流言蜚语已满天飞了。有人说，这个厂属农场系统，是靠“免税”兴旺起来的，正如现时外地人说“广东靠特殊政策致富”一样。

接待我的是办公室人员。他一见面，就闷闷不乐地说：“药研所的一位研究员病逝了！”

“谁？”

“M 君！”

我来得不是时候，也正是时候——听到一个感人的故事。

M 君是上海药研所的助理研究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隔离审查，积郁成疾。1975 年，确诊为晚期胃癌，幸而手术后脱离死神。他研究的喜树碱混悬剂曾获全国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和 1978 年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他与上海华山医院院长陈星荣经过 20 年苦心钻研，又取得一项成果：Ⅰ号肝脏造影剂。成果是出来了，但必需有仪器设备才可投产呵！

他俩求助于白云山制药厂。M 君心里明白，自己是癌症病人，人家不容易接纳。但他很快就被借调到了白云山制药厂，研制新型驱虫药甲苯咪唑。

正当他回上海办调动手续的时候，胃癌复发，癌细胞在扩散。M 君执意要拖着病躯重返广州，做“白云山人”。“士为知己者死”，这古老的人生信条，此时成了他的坚定誓言。

“M 君病危了，你们还接纳他吗？”上海方面传来疑问。

“我们就是用担架，也要把 M 君抬回来！”厂长贝兆汉斩钉截铁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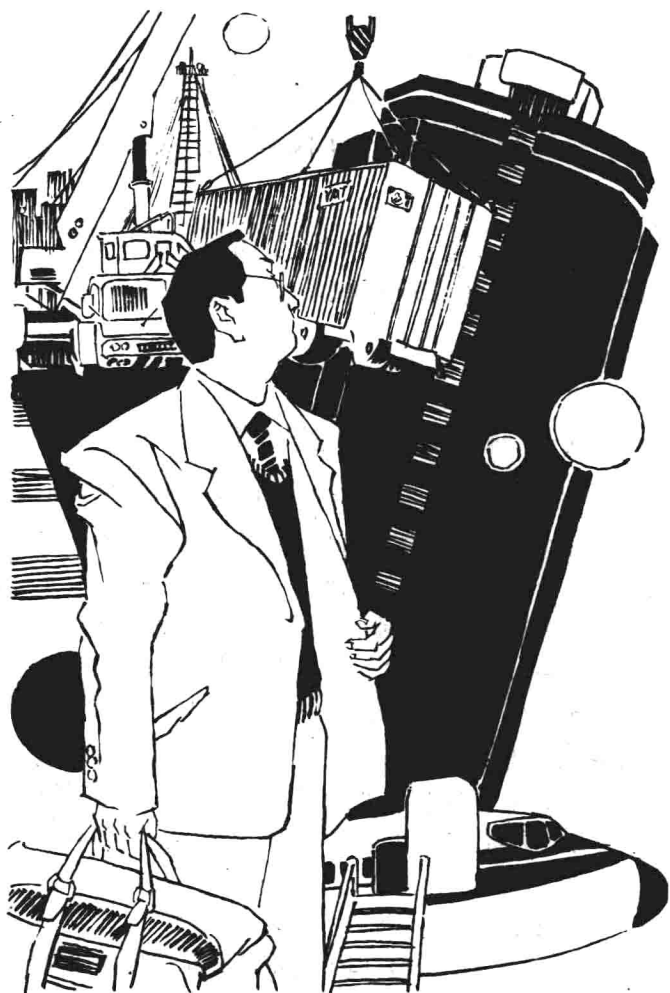
M 君下飞机时，真的是被用担架抬到南方医院抢救的。厂里抽调最好的工人去护理，四处奔波买进口药、营养品，又把 M 君一家接到厂里落户。

甲苯咪唑的研究工作仍在进行。M 君躺在病榻上，支撑着身子口述资料。他要给白云山留下一笔“遗产”。

M 君终于不幸逝去。厂里的领导和职工含着热泪为他送行。

事隔多年之后，作家洪三泰在《魅力在东方——贝兆汉传》中，用了 3 章写贝兆汉的“人论”，其实，这也是广东的“人论”。

广东的魅力正在这里！广开言路、广纳百家、广阔天地……一连串的“广”字号，“老广”有了时代的新内涵。



挥戈南下的抉择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并非全如此。A君、B君、C君挥戈南下，就出自另一种思考。

A君：“我要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A君原来在内地某大学任教。他属“爬格子的动物”，——在全国好些有名气的学术刊物都有论文面世。在居住十分紧张的高等学府，他有一套“两居室”——一厅一房。他本来可以照上他的几节课，照爬他的“格子”。尽管时下文章不值钱，但每个月也可得到一二百元稿费，比那些不爬格的教书先生每月仅有20元“奖金”强多了。

令他伤心的是职称评定。

那是一场知识分子大战。上级下达各类职称指标，“评聘结合”，那条“羊肠小道”一下子挤满了望眼欲穿的人群。

一介书生，顷刻间抛弃了书生气。虽然评上个中级或“副高”职称也不值多少钱，但人总得求心理平衡，何况是

神经异常敏感的知识分子。

A 君放下手中的论文，填写那一式 9 份的“申报表”（要命的是不准复印）；花了一二百元复印资料，发航空专递信约请专家写业务鉴定书。他把这一切干完后，如同害了一场大病！

A 君还是败下阵来。原因很简单，一位主任快退休，若赶不上这“最后一班车”，他今生就与职称无缘了。有关方面的“头头”给他做思想工作：“A 君，你的学术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高级职称的名额就是那么几个，你还年轻（呜呼，A 君已经 50 出头了），来日方长，让一让主任吧！”一堆“官话”，说得 A 君无言以对。他——“苦恼人的笑”！

南方特区一所大学招聘人才，他去碰运气。只有中级职称？不要紧，有真才实学的，照样可以任副教授，而且还留着“副高指标”等待从外地调进的人员评聘。条件只有一个：没有终身制。

A 君二话不说，签字画押，只身南行。

我俩见面时，A 君说：“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A 君还告诉我，校方正为他夫人办理调至特区的手续，他一家快团圆了。

B 君：“我不后悔走过五岭山脉。”

在今年春节前，收到 B 君在深圳发来的一封信。她

在信中写道：“我不会忘记是你把我引进南方的。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我也不后悔走过五岭山脉！”

她是内地一所名牌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我和她的老师是挚友。她毕业分配到中学任教。

她带着老师的一封推荐信直奔广州。

“我们是见过面，您还记得？”

我抱歉地说：“有点印象，但记得不很清楚了。”我终于想起来，我到她老师家中作客的时候，是有那么一个女学生在座。那时，她留着披肩长发，那条大花格裙子还挺引人注目的。现时，她剪去长发，穿着一条合身的牛仔褲。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青春了！”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她滔滔不绝地述说“离家出走”的经历。

她毕业后，分配到中学教书。在学校里还混得不错，但太沉闷了。她费了不少功夫打通关节，校方终于同意她“停薪留职”一年。

“你是怎么下决心的？”

“我经常看广东的报纸。你们的报纸广告通栏标题写着‘搵工跳槽’，初时我还不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后来经过一位‘老广’翻译才明白过来。最难过的是父亲这一关。他以为我是为钱而去的，对我说：‘你如果缺钱花，我给你就是了，何必去人地生疏的地方？’我说：‘我不全是为钱而去的，南方更适合我的发展，你在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走东闯西？现在为什么把我封闭起来了？’父亲临走时叮嘱

我：‘若做得不合心意，立即回来。’我‘既来之，则安之’，不会轻易回老家的。”

我帮她在广州找了一份工。她认为不合适，自己跑到深圳去了。

不久，她找到一份工——在一个旅游区服务。她说那儿人来人往，认识的人多，好转工。果然她通过接待工作，结识了好些实权派人物，被引荐到一间外资公司工作。她策划公司的业务宣传，在特区报连续发表了几篇宣传企业形象的文章，老总看了很满意。没有等到一年“停薪留职”期满，她去信学校，彻底辞职了。校长把信转给她父亲，她父亲接信立即赶到深圳。

她父亲也是知识分子，但多年未出门了。

一到深圳，眼花缭乱，大吃一惊，中国竟有这么一座新城？他连声说：“奇迹，奇迹！”

老总派车送他去游“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沙头角中英街，参观公司企业，然后亲自宴请。

老总意味深长地说：“特区还需要 B 君这样的人才，你就放心留下她吧。”老总还许了个愿：“你老什么时候要召回女儿，我买好机票送她回去！至于她的工龄，从大学毕业算起。”

没有扯皮，没有官腔。他放心地走了。

B 君，现是该公司的业务经理。我再见到她的时候，又差点儿认不出来了：一身灰绿色的套装把她高挑的身材衬托得更有光彩。